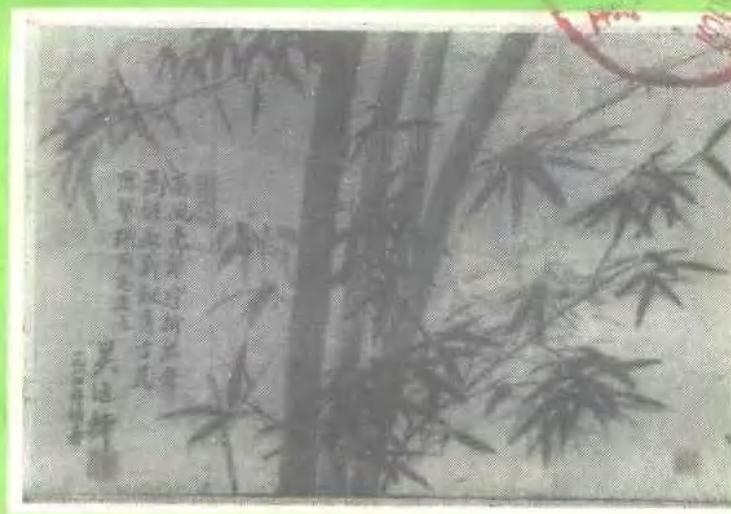


17.01

漢陽縣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汉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

汉阳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前

言

《汉阳县文史资料》第五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下，经县政协九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及各党派、各界人士和文史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已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了。

本辑文史资料，贯彻了1989年全国政协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精神，作了两个转移：即在时限上从建国前转到建国后；在内容上从政治、军事转到文教、科技、经济。着重刊载了建国前后我县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及建国初期政权建设、防汛斗争等方面的史料。选登了部分海外来稿及我县地方名人、革命志士，特别是中国保尔——吴运铎同志的革命事迹，充分反映了我县人民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不畏艰辛的革命精神、为全县人民，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对沟通海内外的联系，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邀请政协委员和政协所联系的人士对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撰写的记述资料。它具有三亲（亲历、亲闻、亲见）特色，可以弥补文献之不足。匡正历史之谬误。在历史资料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党史、革命史、地方史、行业史不同，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民族、宗教、华侨、社会以及三教九流诸方面，无所不及。因此，文史资料是比其它史料利用面广泛得多的史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祖国统

一的工作方针，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文史工作的根本任务。为进一步做好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充分发挥其在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于史志和统战工作方面的作用，我们恳请政协委员、各党派、各单位及各界人士、在今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发行等方面给予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同时对本辑中出现的谬误之处，不吝赐教，请予批评指正。为督促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汉阳县政协主席 徐昌连

顾问: 陈英武 宋瑞贤 肖志华 徐恕宇 杨春波 周选堂
编委: 葛声方 尹明阶 郑桓武 刘斌谷 李家彬 高士英
吴济平 哈棣 郑忠银

题 签: 陈义经
封面设计: 哈 棣
主 编: 尹明阶
副 主 编: 郑忠银



吴运铎入党宣誓速写

我青年时期就知到吴运铎同志是
湘鄂赣煤矿公司机械单位的一位很活
跃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 陶述

汉阳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目 录

前言	徐昌连
我的青少年时代	吴运铎 (1)
访吴运铎	李家彬根据录音整理 (10)
吴运铎与黄石工运	陈良柱 (20)
吴运铎离源华煤矿	刘源清 (22)
吴运铎还乡记	尹明阶 (27)
大	汉阳县初期政权建设 李海清 (30)
事	艰苦奋斗的初期汉阳县委机关 魏刚蓬 (33)
选	赵连吉谈五四年防汛 郑忠银整理 (40)
	程香甫谈汉阳县工商业的发展与改造 钟德雄整理 (46)
	汉阳县民兵组织创建 刚 蓬 (51)
	汉阳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章程 党史办供稿 (55)
	我经历的防汛救灾 铭 阶 (60)
	汉阳县水稻种植革新的几个阶段 夏衍楠 (64)
	汉阳县棉花生产概况 谢中樞 (69)
	县人民医院的建立与发展 周选堂 (74)
	沉湖巨变 毕仞干 (78)

革命回忆	我的一段革命生涯 肖琳 (82) 同李守尧突围经过 肖琳 (86) 中流村对革命的奉献 刘杰三 (95) 蔡书彬的革命活动 郑忠银整理 (102) 一次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孟熊 (106) 肖雅棠生平 沈清沛 (111) 尹功甫的革命事迹 尹翼长 (117)
缅怀集	忆刘可仁 杰三 (119) 缅怀高纯一 朱茂凡 (124) 怀念蒋云 刘绍邦 (130)
往事录	五十年前的一笔公案 水寒 (137) 太白湖管湖业见闻 郭先藻 (140) 琐谈食盐 杨昌铸 (143)
地方名人	刘湛恩博士 郑桓武 (151) 我认识的朱茂凡先生 桓武 (166) 宓昌輝轶话 伯阶 (173) 木雕艺人万福园 严宏俊 (175)
工商画廊	杨坤山与英商和记洋行 彭汉祥 (177) 王伯兰兄弟经营的天伦肥皂厂 翰祥 (182) 裕大华纺织集团的姚玉堂 郑繁荃 (187)
教育史	汉阳县解放初期的教育 尹常淦 (196) 华英小学初期教学改革 肖伯阶 (201)

海峡两岸

我的家	台湾张忠锁	(205)
艾时自述	台湾俊 阶	(208)
抗日衡阳保卫战纪实	台湾郑光宗	(210)
杨干赴台前后	易定寿	(222)
忆与台胞李学纲的一段交往	尹明阶	(226)
胡忠党先生回乡记	崔常信	(229)
罗鎔先生的乡恋	台湾魏大勤	(232)

旧金融志

国民党的货币贬值	王玉璐	(234)
送当之我见	玉 璞	(237)

风 土

尸骨墩遗址	邬义斌	(239)
靴子坟碑文	义 斌	(241)

小诗小史

玄昌墀诗一首	(242)
赋得柳拂旌旗露未乾	
~~得春字五言八韵	
蒋天煦诗四首	(242)
琴台怀古	
感 怀	
和方君达五感怀	
六海寺避暑即景偶成	
朱茂凡诗二首	(244)
悼高纯一同志其一其二	
李德永诗四首	(244)
听日本教授岛田虔次讲学有感	

赠归国友人其一、其二	
赤壁怀古	
郑桓武诗三首	（245）
乘火车由郑州转陕西	
都江堰感怀	
参观葛洲坝	
周选堂诗三首	（246）
泰山吟	
过虎门	
参观珠海游澳门	
尹铭阶诗四首	（248）
八达岭即景…其一、其二	
岳王庙怀古…其一、其二	
—— 补 白	
我的父亲	台湾胡忠党（231）



我的青少年时代

吴运铎

一、苦 难 的 童 年

我于1917年1月17日诞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一个小职员的家庭，祖藉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柏林庄（现柏林乡、李博村）。父亲吴书棠，做过苦工，当过店铺学徒，流落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

我兄妹七人，有两个哥哥，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排行第三）。童年时，我就梦想当一名管机器的工人，常常跑到矿山机器房看空气压缩机，后因看机器而误学，被私塾先生辞退。1922年秋天，我又进入教会开办的煤矿小学。1925年，在安源煤矿东区职工子弟小学上四年级。

早在1921年——1922年，安源煤矿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直接发动、组织、领导下，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举行过安源煤矿大罢工。1925年，我九岁那年，积极参加矿上儿童团组织，并担任儿童团东城区宣传委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有一批革命者

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惨遭枪杀，血流成河。那时，银行倒闭，深陷于半死不活状态，工人生活无着落，我的父亲也失业了，全家靠卖衣服、家俱、破烂度日。由于生活的逼迫，十一岁的我就到矿山去挑脚子，帮人送煤，卖苦力挣钱，谋取生计。

1930年我全家回到湖北老家，由于父亲从小流落异乡，亲戚朋友见我们清贫如洗，谁也不敢沾边，贫穷饥寒威逼全家老小走投无路。同年，只得再次离乡背井，来到依山临江的大冶县石灰窑镇（今黄石市）。

石灰窑地下矿藏丰富，这里早年就开设有铁厂、煤矿、石灰、水泥厂。这里煤窑林立，当时比较象样一点的煤矿有九个，山前（指黄荆山与长江相依的一面，即山的北面）有富源煤矿和富华煤矿（1936年富源富华两矿合并为源华煤矿），山背（即黄荆山的南面）有德和、四维、裕和、裕鄂、利华、兴华和汇通等煤矿。

我父亲早年在萍乡煤矿时的老同事高寿林，在石灰窑富源煤矿任矿师（即采煤工程师），由他介绍，1931年3月4日（正月十六日）我和二哥吴运铨进了富源煤矿机电修理间当学徒，机师何盘宇，将二哥吴运铨分配到机修房，把我分配到电器房。电器房工头曾昭华，又将我分到陈国斌手下学徒，后来四弟也进矿当了学徒。

二、学徒生活

煤矿工人在旧社会处于最低层，常常受到歧视，称为“煤黑子”、“窑花子”。我虽然位卑，但从不愿低着脑袋做人。我想，当煤矿工人是凭自己的力气吃饭，而且能为人民提供生活所需要的煤，抱有与世抗争的想法。

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学徒工是逃不脱牛马的厄运的。首先必须小心侍候好工头，每天上班前就要给工头烧开水、泡茶、扫

地、打洗手水。记得一次我上夜班，通宵达旦在矿井里维修机器设备，那时我只有15岁，身体弱，过分疲劳引起了阑尾炎，烧开水时，一不小心将水壶摔碎，立刻手背烫起了许多水泡，痛的钻心，工头反骂“烫死活该”。

我生性秉直，嫉恶如仇，看不惯不平事，忍受不了工头的欺压，常常对工头出口骂娘的行为进行顶撞，由此，得罪了工头，时常受到工头的报复。工头故意把一些根本不属于电工干的又脏又累的活硬分派给我，凡是危险性很大的活路也总是让我去干。有一次水泵蒸汽管接头破裂，工头派我去堵裂口，我赤身露体在水泵房工作一个多小时，蒸汽滚烫，气温升高，不能连续工作，隔几分钟就必须跑出水泵房换口气，然后再进去修理，这样进进出出十多次，高温蒸汽将我通身皮肤蒸成紫红色。还有一次，工头让我带电去接3150伏高压电线头……。除此之外，我还遇到不平事，有一次我打开锅炉房水管开关去洗澡，机修房工头程克惠的弟弟依仗其兄的势力，无缘无故动手打我一拳，我在自卫中打破了锅炉上看水表的玻璃管，机师肖吉庭不分青红皂白，把责任全部判到我身上。

1935年春天，富源煤矿井下发生大水灾，大水冲进了煤井，灌满了第三层直井，淹没了井底所有的采煤横井，矿主不顾工人死活，要继续采煤，在竖井中用升降机吊着电动水泵抽水，每抽完一段，移动电动水泵一次，移水泵的苦差事照例派到我头上。移完水泵后，我在直井里，爬到一根水柱上准备接电线，水柱倒了，我随木柱摔向深深的矿井，多亏下井的梯架挡住，虽然摔昏了，幸免一死。这次大水灾，淹死29人。付矿师陈安定、矿师高寿林的第五个儿子外号叫高五苕，也在遇难之列。因为这次大水，高寿林在富源煤矿苦心经营了14个年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加之年岁已高，请求辞职。次年，富源煤矿与富华煤矿合并，正式改名为源华煤矿，贺衡夫兼任总经理，阮次拂为协理，

王季良任总矿师，宋自修、黄申叔任矿师，何盘宇任机电师。

大水以后，矿上大量裁减人员。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季良利用裁减的机会换上了他的一帮子人。我兄弟三人在矿上做工，我的技术好，拿钱少，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有一些特殊的活路少不了要我去干，我被留下了，而我的二哥和四弟在掌权人物更替时，均被裁减。

我虽被留下了，但并没有交上好运，是年被调到华厂机电间工作。机电间宁波人占优势，旧社会乌七八糟，行帮林立，宁波人在华厂是赫赫有名的宁波帮。我刚刚到那里，就受到他们的歧视，工头姓胡（宁波人），遇事处处刁难我。开始，我只好怒而不发。一次煤窑升降机发生了故障，我去修理，司车姓黄，在一旁打瞌睡。试车时，黄司车将手柄推错了方向，升降栏被拉到天轮处，幸我眼明手快，切断电源，免除了一场事故的发生。事后，胡工头汇了假报，矿师宋自修硬说是我造成了事故，并扬言要开除我，我与黄司车一同去找宋自修评理，宋自修反而令人拿棍子打我，我气愤到了极点，抱着与之相拼的思想说：“只要你敢动手，看我把你打扁。”结果吓退了听差，当面质问了矿师，揭穿了胡工头的鬼把戏。从童年时代起，我就饱受生活的磨难，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使我认识了人生。同时，我也意识到：要想在一个地方站住脚，必须凭力气干活，靠技术吃饭。我对机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电是什么？发动机为什么自己会转？发电机为什么会发电等一系列问题，经常在我脑海萦绕；师傅陈国斌虽然有一手超群的技艺，却没有理论知识。17岁那年，我开始攻读电工技术书籍，我不怕文化底子薄，不畏学习条件差，坚韧不拔。家里房子又小又窄，我就搭着梯子爬上车间阁楼，自己动手布置“书房”，打扫积尘污秽，用旧报纸糊好顶棚，用木板搭起单人床，装上电灯，把装机用的旧箱子底朝天当书桌，工余时，就在这里学习。这时我已出师，工资由一角一天涨到每天三角，我又

省吃俭用，积攒了几角钱，买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工业小丛书，学习时碰上不懂的地方，向别人请教。翻砂工人罗汉生的儿子在汉口读高中，每当放假回石灰窑，我便立即上门求教。同时，我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缺文化、少技术的师兄弟们，还经常把工人邀到矮小的阁楼里，给他们讲授电器基本原理。

那时，富源煤矿的电机烧毁，矿上没有人能修理，都是送往汉口英国怡和洋行修理。记得1936年我刚到华厂，胡工头给我出难题，要我修理一台50匹马力线圈全部被烧毁了的电动机，我凭着书本上学得的知识和平时积累的实际经验，将电动机修好了，这对胡工头他们是一个有力的回击，而且带动了富源煤矿的许多电工，也相继学会了修理电动机，结束了富源煤矿电动机烧毁必须送给洋人修理的可悲历史。

三、领导罢工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向中原国土，抗日救亡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武汉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许多抗日救亡团体：东北学生剧团、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和其他各种团体，纷纷云集到古老的江城；与武汉毗连的黄石港、石灰窑镇（即黄石镇），为鄂东工业区，是拥有举世闻名的铁矿、水泥、煤炭、电力、石灰等众多工矿的重镇，工人相对集中，许多救亡演出团体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以著名戏剧家洪深为队长、金山为付队长，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电影明星王莹为队员等20余人组成的救亡演剧二队，以及武汉学生救亡团，先后来到石灰窑，演出救亡剧目，教唱抗战救亡歌曲，发表揭露日本鬼子滔天罪行的讲演，大大鼓舞了石灰窑工矿区人民的抗日热情。

石灰窑党的组织已经由地下转向公开活动，汉冶萍大冶铁厂小学教导主任、共产党员甘仲儒，利华煤矿共产党员姜锋和源华

煤矿的共产党员也公开露面，积极组织宣传抗日的活动。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第二年，我在18栋租了一间房子，办起了矿山时事座谈会。每天下班后，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聚集到这间房子里，参加时事座谈会。我天天给工人读报纸、讲时事、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安排两个徒弟协助做些发报纸或把报纸的重要消息抄写下来，贴在源华煤矿工事房门前的大墙上，以此扩大抗战宣传的影响。

时事座谈会的开办，不仅有力地宣传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大大鼓舞和从思想上武装了群众，轰动整个矿区，而且其直接影响已经波及到社会上。当时，在我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张明同志，来石灰窑组织《新华日报》发行推销站，便通过甘仲儒找到了我。商量建立《新华日报》推销站。不久，源华煤矿《新华日报》推销站创办了，我找来一位从无锡逃难到石灰窑的少年，天天传递报纸，活跃在矿山内外。

无论是开办时事座谈会，还是建立《新华日报》推销站，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歇。虽然当时处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历史时期，但是国民党里的反动派，表面上搞合作，暗地里要阴谋。

资本家也害怕工人团结起来组织集体活动，他们量不敢公开禁止源年煤矿工人成立宣传抗战的组织，但半点有益于工人的事情都不做，从躲在远离矿区黄石港的黄色工会里迅速搬到源华煤矿，在源华煤矿警察局对面的广场上盖起一幢房子，门口挂上一个《源华煤矿总工会》的牌子，妄图用工会来抵销时事座谈会的作用。

黄色工会并不景气，参加工会活动的人多數是与工头、资本家有裙带关系的。黄色工会主席于喜庆，是我在萍乡安源煤矿时的同学，他特意登门要我取消时事座谈会，并花言巧语的说：“老弟，放着清福不享，当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共产党有